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doo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 亦佳庐小品

徐一士◎著

中华书局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 亦鞋庐小品

中華書局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亦佳庐小品/徐一士著;徐禾选编. —北京:中华书局,  
2009.9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ISBN 978 - 7 - 101 - 06558 - 9

I. 亦… II. ①徐…②徐… III. ①文史 - 中国 -  
现代 - 文集②小品文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2700 号

- 
- |       |   |
|-------|---|
| 书 名   | 亦佳庐小品   |
| 著 者   | 徐一士   |
| 选 编 者 | 徐 禾   |
| 丛 书 名 |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
| 责任编辑  | 欧阳红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br>(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br><a href="http://www.zhbc.com.cn">http://www.zhbc.com.cn</a><br>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br>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br>印张 11 $\frac{7}{8}$ 插页 2 字数 230 千字   |
| 印 数   | 1 - 4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 - 7 - 101 - 06558 - 9  |
| 定 价   | 29.00 元   |
-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 出版说明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华书局规划的大型史料丛刊之一种。限于当时条件,《近代史料笔记丛刊》只出版了少数品种,后归入《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中。

随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逐步深入,近代史料的整理亟待加强,为满足学术界研究之急需,为更广大的文史爱好者了解和认识中国近世社会的真实面貌,《近代史料笔记丛刊》现予以恢复出版。

恢复出版后的《近代史料笔记丛刊》在原有规划的基础上,做出适当调整:

一、所收史料的时间断限,上至 1840 年鸦片战争发生,下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前。

二、考虑到近代史料的丰富多彩,本丛刊除收录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笔记之外,对于确能反映当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真实情况的随笔、日记、年谱及其他原始资料,亦予以选择性的辑录。

三、本丛刊所收史料,以一种或数种为一册,尽量保持其原

貌,在每种史料前,均由整理者撰写说明文字一则,指明史料来源、版本情况及内容提要。

四、本丛刊所收史料无分段和标点者,均由整理者按文意分段,并施加标点;原著明显错误予以径改;残缺字以□代之,错字、别字、衍字(文)、文字颠倒,改正处加〔 〕;佚文增补文字加【 】,以示区别。

五、为方便使用,整理者对史料中出现的纪事异同、文字具有特殊含义者,均加简注。

我们希冀通过《近代史料笔记丛刊》,汇集一批反映中国近代历史方方面面的史料,恳请读者予以批评指正,帮助我们在史料收集、编辑整理上日臻完善。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7年3月

## 整理说明

1997年初,北京出版社文史部负责人杨良志先生和我联系,他们准备出版一套“现代学人小品文丛”,初步选择了八位名人,其中就有先祖徐一士,希望我承担编纂工作。我和家父商量后,就应承下来。按出版社要求,书名均采用作者的斋名,以先祖曾用“亦佳庐主人”署名发表过文章,即定为《亦佳庐小品》(以下简称《小品》)。

先祖自上世纪初开始,五十余年间,主要从事文史掌故的研究,撰写文章近千篇,累计数百万言。分别在京、津、沪、宁、港几个城市二十余家报刊杂志上发表,对史学界影响很大,曾被誉为晚近掌故史料之巨擘。特别是在上海《国闻周报》上连载八年(1929—1937)之久的《凌霄一士随笔》(先祖执笔,先伯祖徐凌霄助搜资料,累计一百二十余万言)更为世人瞩目,风靡一时。在他开始写这一长篇笔记之前,正值一部官修的《清史稿》问世,他仔细阅看,颇感不足,为此,他在《自序》中,明确表明自己的志向。他说:该史稿“虽传、志、表、谱,略具规模,而取材循官书文件之旧,评赞多夷犹肤饰之词。盖与斯役者,多胜代遗臣,词曹故吏,拘于俗例,势所必然,以云史笔,则无当矣。居恒窃念,有

清一代，专三百年中华之政，结五千年专制之局，为世界交通新陈代谢之关键，是非得失，非止爱新一姓所关，辄思爬梳搜辑，贡一得之愚。年来分载平、津、沪报章者，尚未尽其什一，继兹以往，当赅续前绪，以竟全功”。可见其早年修史之志，跃然纸上。后因日寇侵华，政府南迁，周刊不久停刊，该笔记未能继续。六十多年前，《清史稿》总纂柯劭忞之子柯昌泗（燕舂）先生在北京国学书院讲课时说：“研究近代史，不可不看《凌霄一士随笔》，《清史稿》是官方史，而《凌霄一士随笔》集清朝野史之大成，加上他们二人的亲身经历，是最可靠的近代史资料，也是学习清代历史的必读物。”

先祖一生伏案执笔，乐此不疲，著作等身，但对结集出书极为慎重，曾自言：“余学识谫陋，拙于文辞，故写稿不敢放言高论，冀免舛谬，所自勉者，首在谨慎，所谓‘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然‘无过’不过‘求’而已矣，岂易言哉！”终其一生，只出版过两部掌故著作，时在1944、1945年，那是在挚友掌故学家瞿兑之、谢刚主（国桢）、周劭（黎庵）等人极力鼓励敦促下，从过去发表过的文章中，精选了54篇，经过仔细校勘，先后出版，即《一士类稿》、《一士谭荟》两部，再一次受到史学界的关注。此后数十年，由于战乱不止，政治运动频仍，文化事业遭到严重摧残，掌故之学也难幸免，徐一士的名字也早已被社会淡忘。据报载，胡乔木先生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同他的秘书（《胡乔木和〈人民日报〉副刊》一文作者）曾谈起，抗战时期他在北京求学和工作，常在报刊上看徐凌霄、徐一士的文章，颇有印象，希望他能设法找到这两位老人的下落。后经辗转探寻，终无结果，胡为此感到遗憾。



改革开放以后，文化事业得以复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率先重印了《一士类稿》、《一士谭荟》的合订本，此后二十余年，北京、上海、四川、山西、辽宁、吉林、重庆、台北等海内外十余家出版社先后出版先祖的掌故著作，风行一时，特别是台北市文海出版社出版的近二百万字的原书影印本，给我们提供了最可靠的版本，为编纂这部小品著作创造了条件。

先祖著作的文体大多属于笔记一类，他的一生大部分工作是广泛搜集资料，然后充分地、科学地利用这些资料，对研究对象加以对比、剖析、判断，得出自己的结论。他研究的对象包括历史人物、史实、逸事、典章、制度等，时代侧重晚清，兼及民初，研究范围则几乎无所不包。他的文章经常是在报刊设定的栏目中发表，每篇文章一般不单立标题，只在一些专论文章上立标题。如《凌霄一士随笔》全书只有 17 篇专论文章有标题，多属于写人物一类。这次我们对“小品”设了五个栏目，分为五辑，第一辑“人物述林”，选文 30 篇，涉及 32 人；第二辑“旧闻杂记”，选文 24 篇；第三辑“湘军谭荟”，选文 9 篇；第四辑“典制丛谈”，选文 15 篇；第五辑“科举故实”，选文 12 篇。总共 90 篇。所选文章凡是有标题的，一律保留其原貌。无标题的，由整理者酌情命题。其中所收文章出自于《一士类稿》、《一士谭荟》的，均据中华书局 2007 年的版本。

《小品》于 1998 年 2 月出版，颇受读者欢迎，争相购阅。最近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编辑欧阳红女士与我联系，将徐一士出版过的文史掌故著作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近代史料笔记丛刊》之内，其中包括这部《小品》。为此，我将《小品》重加整理，另在

书后附录《徐一士与掌故学》一文,较详细地介绍徐一士的生平事迹,以供读者参阅。不妥之处,请读者指正。

徐 禾

2008年1月

# 目 录

整理说明 .....	1
<b>第一辑 人物述林</b> .....	1
荣禄与袁世凯 .....	3
张之洞与袁世凯 .....	10
张之洞轶事 .....	12
刚毅 .....	15
骆成骧 .....	16
宗炳 .....	16
崇实与骆秉章 .....	20
谈王小航 .....	24
读《南海康先生传》 .....	29
左宗棠与梁启超 .....	34
谈章炳麟 .....	43
太炎琐话 .....	50
章炳麟被羈北京轶事 .....	57
辜鸿铭熊十力逸事 .....	72

谈杨度 .....	73
谈段祺瑞 .....	78
吴佩孚与郭绪栋 .....	82
谈孙传芳 .....	84
谈徐树铮 .....	89
谈王士珍 .....	93
李慈铭与周祖培 .....	97
李慈铭与王闾运 .....	100
陈宝琛 .....	106
谈陈三立 .....	109
李汝谦 .....	115
谈隆观易 .....	118
万寿祺 .....	122
梅巧玲 .....	127
柳敬亭 .....	134
谈赛金花 .....	140
<b>第二辑 旧闻杂记 .....</b>	<b>147</b>
对外趣谈 .....	149
庚戌炸弹案 .....	156
戊戌政变遗闻 .....	164
京朝旧闻四则 .....	166
误会三则 .....	168
刘鹗最先玩扑克 .....	170

刘鹗所藏古琴 .....	171
托云 .....	171
狷狷 .....	172
张宗瑛之文 .....	173
冯汝骥与沈瑜庆之争 .....	175
林开谟官运不济 .....	177
吴士迈杀朱德树前后 .....	178
满员一语解僵局 .....	180
日本笑话 .....	180
端茶送客 .....	183
“守节”小议 .....	184
湘绮楼之今昔 .....	188
裁缝与官 .....	193
阉人掘藏事述 .....	197
《负曝闲谈评考》序 .....	202
与胡适之博士之一席谈 .....	209
李审言遗札 .....	216
祭坟趣事 .....	221
<b>第三辑 湘军谈荟</b> .....	<b>223</b>
胡左谈曾国藩 .....	225
略谈曾胡 .....	227
谈曾国藩科第 .....	230
谈曾左交恶 .....	232

曾左之交补遗 .....	234
略谈胡林翼 .....	236
谈彭玉麟 .....	238
彭玉麟与杨载福 .....	242
王鑫 .....	246
<b>第四辑 典制丛谈</b> .....	253
倭仁与总署同文馆 .....	255
谈大小九卿 .....	260
卿寺 .....	264
宗室考封 .....	266
督抚同城 .....	267
红顶 .....	273
首县 .....	278
官场称谓 .....	282
言官小议 .....	284
二陵谈故 .....	286
官制改革趣闻 .....	290
咸丰军事史料 .....	291
杭州旗营掌故 .....	296
武科 .....	317
火器 .....	320

<b>第五辑 科举故实</b> .....	323
科举溯源 .....	325
副榜 .....	327
欧徐之误 .....	329
戊午顺天科场案 .....	330
先中式后停科 .....	335
试题出错 .....	335
大挑 .....	336
盲试官 .....	338
谈八股文 .....	340
嘲科场诗 .....	343
录《衡文歌》、《闹差行》 .....	351
贡院 .....	353
<b>附录 徐一士与掌故学</b> .....	徐禾 355

# 第一辑 人物述林



## 荣禄与袁世凯

甲午战役之后，袁世凯以曾为吴长庆僚佐，且在朝鲜，尝为其国王练兵，欲以治军自见，遂以训练新军事宜说督办军务处。李鸿藻、荣禄辈为所动，因奏准以浙江温处道督练新军于小站，号曰新建陆军，凡七千人，后卒借是大显。汲引而扶持之者，荣禄之力为尤多。世凯之谨事荣禄，实其得志之最大原因也。民国初元，世凯在大总统任，沈祖宪、吴闳生二人，为编《容庵弟子记》，述其在清之事迹，卷二关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奉派练兵小站云：

二十一年……四月……因督办军务王大臣保留，复由津入都。时军机大臣为翁相同龢、李相鸿藻、荣相禄；而李相尤激赏公。以公家世将才，娴熟兵略，如令特练一军，必能矫中国绿防各营之弊，亟言于朝。荣相亦右其议，嘱公于暇时拟练洋操各种办法上之。公手缮数千言，其大旨则步军操法以师法德国为主……十月，醇王、庆王会同军机大臣奏请变通军制，在天津新建陆军，派员督练。折称：“查欧洲各国，专以兵事为重，逐年整顿，精益求精。水师固其所长，陆军亦称骁勇。中国自粤捻削平以后，相沿旧法，习气渐深，百弊丛生，多难得力。现欲讲求自强之道，固必首练重兵。而欲迅期兵力之强，尤必更革旧制。去岁冬月军事方殷之际，曾请速练洋队，蒙派胡燏棻会同洋员汉纳根在津招募开办；嗣以该洋员拟办各节，事多窒碍，旋即中止。另由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胡燏棻练定武军十营，参用西法，步伐号令，均极整齐。虽未尽西国之长，实足为前路之导。今胡燏棻派遣津芦铁路，而定武一军接统乏人。臣等公同商酌，查有军务处差委浙江温处道袁世凯，朴实勇敢，晓畅戎机，前驻朝鲜，甚有声望；其所拟改练洋队办法及聘请洋员合同暨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均属周妥。相应请旨飭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假以事权，俾专责任。先就定武十营步队三千人、炮队一千人、马队二百五十人、工程队五百人为根本，再加募步马各队，足七千人之数。即照该道所拟营制饷章编伍办理，每月约支正饷银七万余两。至应用洋教习洋员，由臣等咨会德驻使选商聘订。果能著有成效，尚拟逐渐扩充”等语，当日奉旨允准……公部署一切，即日出都。定武军本驻距津七十里之新农镇，津沽间所称为小站者也……

后来袁世凯暨北洋派之称雄，基于此矣。微荣禄等，岂易得此好机会乎？（时翁同龢、荣禄均尚未入阁，不得称相。李鸿藻自甲申罢协揆后，亦尚未再入。《容庵弟子记》非以当时之官称之。惟书中言及他人，则率按当时官秩相称。又，军机大臣其时为恭王奕訢、礼王世铎及翁同龢、李鸿藻、刚毅等。荣禄在督办军务处，尚未入军机也。醇王载沣时年尚稚，未用事。据言与庆王云云，疑亦有误，容更考之。）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二有云：

甲午中日之役失败后，军务处王大臣鉴淮军不足恃，改练新军。项城袁君世凯以温处道充新建陆军督办，该军屯兵天津小站，于乙未冬成立。当奏派时，常熟不甚谓然，高

阳主之。诂成立甫数月，津门官绅啧有烦言。谓袁君办事操切，嗜杀擅权，不受北洋大臣节制。高阳虽不护前，因系原保，不能自歧其说。乃讽同乡胡侍御景桂，摭拾多款参奏，奏旨命荣文忠公禄驰往查办。文忠时官兵尚，约余同行。甫抵天津，直督王文勤公文韶传令淮练各军排队远迓，旌旗一色鲜明，颇有马鸣风萧气象。在津查办机器局某道参案毕，文忠驰往小站。该军仅七千人，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专练德国操。马队五营，各按方辨色，较之淮练各营，壁垒一新。文忠默识之，谓余曰：“君观新军与旧军比较何如？”余谓：“素不知兵，何能妄参末议。但观表面，旧军诚不免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生面独开。”文忠曰：“君言是也。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迨参案查竣，即以擅杀营门外卖菜佣一条，已干严谴，其余各条，亦有轻重出入。余拟奏稿，请下部议。文忠谓：“一经部议，至轻亦撤差。此军甫经成立，难易生手，不如乞恩姑从宽议。仍严飭认真操练，以励将来。”复奏上，奉旨俞允。时高阳已病，仍力疾入直；阅文忠折，怫然不悦。退直后病逐增剧，嗣后遂不常入直，旋即告终，足见其恶之深矣。

荣禄对世凯护持之力，可以概见。（夔龙为兵部司官，受荣禄知遇，后辟为武卫军幕僚，甚见亲信。夔龙之得大用，亦多赖其汲引。）《容庵弟子记》卷二叙及小站被参事，谓：

二十二年三月，御史胡景桂论列小站兵事，有克扣军饷诛戮无辜之奏。公之御军也，惩旧营营官领饷侵挪积压之弊，于放饷独为认真。每月发饷，令饷局按名册分包数千

分，平色必准。届时传派营务官一二员，前往各营监视发给。兵丁直接领饷，百弊不生。胡景桂初未深究，摺拾奏陈。政府派荣相到营察视，并查考训练有无进步。公囊鞬相迓，请荣相阅操。校阅既毕，荣相大惊异。盖未料成军才百余日，而队伍之精整，阵法之变化，竟擅曲端纵鸽之奇也。回京之后，据实称誉，遂蒙温谕，德宗并拟恭奉孝钦后莅津亲自校阅。后公抚东，适胡景桂任山东臬司。公一见即与笑谈前事，并开诚结纳，悉泯猜嫌。胡景桂本道学名臣，见公宅心正大，莅事精强，深为引服。公频荐才。后以藩司居忧病歿，公手制挽词，以志哀悼。

此为世凯方面所述之词，亦可参阅。闻世凯抚鲁，胡景桂甚不自安。世凯自白绝不以前嫌介意，且优遇之，堂属相处颇善。盖所以示大度，且畏清议斥其报复耳。史念祖之于赵尔巽，事亦近之。（尔巽由御史外放贵州石阡知府，念祖方为贵州臬司。昔曾为尔巽参劾，不念旧恶，且加优遇，尔巽因之获调首府焉。后尔巽既贵，奏起念祖于废籍以自佐，所以报之也。）

关于世凯之受知荣禄，王伯恭《螭庐随笔》云：

中日和约既定，恭亲王一日问合肥曰：“吾闻此次兵衅，悉由袁世凯鼓荡而成。此言信否？”合肥对曰：“事已过去，请王爷不必追究，横竖皆鸿章之过耳。”恭亲王遂嘿然而罢。是时项城在京，虽有温处道之实缺，万无赴任之理。设从此罣误，心实不甘。忆昔在吴武壮朝鲜军中，以帅意不合，借题为朝鲜练兵，因祸为福。此次师故智，正合时机，乃招致幕友，僦居嵩云草堂，日夕译撰兵书十二卷，以效法西洋为

主。书成，无术进献。念当时朝贵中，惟相国荣禄，深结主知，言听计从。顾素昧生平，无梯为接。侦知八旗老辈有豫师者，最为荣所信仰〔任〕。又侦知豫公独与阎相国敬铭相得。阎为路闰生入室弟子，又申以婚姻，非路氏之言不足以动之。因念路氏子弟有在淮安服官者，家于淮安。而项城之妹夫张香谷，系汉仙中丞之子，亦家淮安，必与路氏相稔。遂托香谷以卑礼厚币请路辛甫北来，居其幕中为上客。由辛甫以见阎文介，由文介以见豫师，由豫师以见荣文忠。层递纳交，果为荣文忠所赏，项城遂执贽为荣相之门生。而新建陆军以成，驻于小站周刚敏盛波之旧垒。但项城初不知兵，一旦居督练之名，虽广用教习，终虑军心不服。于是访求赋闲之老将，聘为全军翼长，庶可以镇慑军队。适淮军旧部姜桂题，以失守旅顺革职永不叙用者，正无处投效，闻小站新军成立，径谒军门。项城见而大喜，遽以翼长畀之。桂题亦不知兵，惟资格尚深耳。项城更说荣相，以五大军合编为武卫全军：以宋庆为武卫左军；以袁世凯为武卫右军；以聂士成为武卫前军；董福祥为武卫后军；其中军则荣相自领之，兼总统武卫全军。荣相乐其推戴，且可弋取统属文武之名也，德项城甚，有相逢恨晚之感。复用项城之策，令诸军各选四将，送总统差遣。比至，令此十六人者，各用一二品品服，乘马在舆前引导。荣相顾盼自喜，以为人生之荣，无过于此。吁，何异儿童之见哉！

《蝻庐随笔》对世凯多贬词，此处于世凯进身荣门暨练兵事，言之历历。然其中有一大误。大学士阎敬铭光绪十四年戊子以病

免，十八年壬辰卒于家。何能于甲午（二十年）战役之后犹在人间，而为世凯介见豫师乎？武卫五军之名目，始于戊戌政变后。除中军由荣禄另编外，余四军，世凯以所部用西法训练，自负非宋庆等部所及。庆等则自负百战宿将，不特以徒壮观瞻未经战阵轻世凯，即对荣禄，亦轻其不娴军旅，未能倾心事之。独世凯事荣禄最谨，其得抚鲁督直，均荣禄之力为多。荣禄帘眷最隆，而胸无城府，工策画，富权谋，世凯对之犹心存畏惮。迨荣禄卒，庆王奕劻以枢垣领袖当国，贪婪外无所知，世凯遂玩之于股掌之上矣。

袁世凯于光绪二十七年辛丑由鲁抚擢直督，盖得荣禄在枢垣主张之力，而世颇传由于李鸿章遗折保荐，如汤用彬《新谈往》云：“和议将告成，合肥屡电请回銮，并陈述外人善意。两宫信其忠诚，遂启銮。至郑州，合肥薨耗至。孝钦携德宗登行宫后楼，北向而泣。越日启銮至开封，止不进。合肥遗折至，力保袁世凯才略堪任艰巨，请以继任直督，并请速回銮，以慰中外之望。诏并从之。”此说颇流行，且有谓鸿章遗折原稿系保周馥，幕僚杨士骧辈善袁，为私易袁名者，而证之所递遗折，其全文云：

奏为臣病垂危，自知不起，口占遗疏，仰求圣鉴事：窃臣体气素健，向能耐劳，服官四十余年，未尝因病请假。前在马关受伤，流血过久，遂成眩晕。去夏冒暑北上，复患泄泻，元气大伤。入都后，又以事机不顺，朝夕焦思，往往彻夜不眠，胃纳日减，触发旧疾，时作时止。迭蒙圣慈垂询，特赏假期，慰谕周详，感激零涕。和约幸得竣事，俄约仍无定期。

上贻宵旰之忧，是臣未终心事，每一念及，忧灼五中。本月十九夜忽咯血碗余，数日之间，遂至沈笃，群医束手，知难久延。谨口占遗疏授臣子经述恭校写成，固封以俟。伏念臣受知最早，蒙恩最深，每念时局艰危，不敢自称衰病，惟冀稍延余息，重睹中兴。夙志以终，殁身难瞑。现值京师初复，銮辂未归，和议新成，东事尚棘。根本至计，处处可虞。窃念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伏读迭次谕旨，举行新政，力图自强，庆亲王等皆臣久经共事之人，此次复同更患难，定能一心戮力，翼赞讦谟。臣在九原，庶无遗憾。至臣子孙，皆受国厚恩，惟有勸其守身读书，勉图报效。属纆在即，瞻望无时，长辞圣明，无任依恋之至。谨叩谢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内容若是，并无保荐何人继任等语。外传种种，实不足信。世凯虽资格尚浅，而以戊戌告变，帘眷已隆。拳乱保障地方，声誉亦著。兼有荣禄为奥援，其擢督畿辅，固不必有鸿章遗折之保荐也。（或谓外人方面之推重，亦为一重要原因。）馥虽久为鸿章所重，其时官仅直隶布政使，只能循例护理。若云遗折保其越次超擢，尤于事理为远矣。九月二十六日后帝由巩县抵汜水，接鸿章电奏，谓：“臣病十分危笃，……现已电令藩司周馥来京交代一切矣。”亦就其藩司职分而言耳。（二十七日后、帝抵荥阳，枢廷接馥电禀鸿章出缺，即奉旨以世凯署直督，未到任前馥暂护，张人骏补鲁抚。十月初二日后、帝由中牟抵开封驻蹕，翌日始接到馥代递鸿章遗折。）



## 张之洞与袁世凯

西后死后，袁世凯几被诛，其幸得保全，张之洞力也。载沣出朱谕，系以“揽权跋扈植党营私”字样治罪，（或云即正法，不俟审拟也。）奕劻辈震怖不敢置一词。之洞独再三婉陈，力为乞恩，始得转圜，即由之洞改拟谕旨，藉足疾，命开缺回籍。有私叩之洞者，谓：“项城英挚之器，朝廷既不能用，杀之是也。今使鞅鞅归里，不虞遗患他日乎？”之洞曰：“明崇祯帝勤政爱民，亦一代令辟。徒以御下操切，轻杀大臣，遂致亡国。今监国仁明，宜益导以宽大，培祥和之气，以厚国脉。倘初政即戮先朝最倚重之大臣，吾惧其手滑，而蹈明末覆辙也。”

当西后在时，世凯受殊眷，声势烜赫，顾盼非常，已大为朝列所侧目。如《金銮琐记》云：

卫士持枪似虎熊，桓温入觐气何雄。  
玻璃窗内烦探望，暗暗心忧两相公<sup>①</sup>。

又云：

如云驹从剑光寒，内监惊疑伫足看。  
装饰狰狞谁不畏，满身都画虎皮斑<sup>②</sup>。

① 原注：项城在湖园入觐，卫士如虎如熊，有桓温入觐之概。王、瞿两相国在玻璃窗内观之。观后，凭几而坐，默然不言者良久。

② 原注：项城荷枪卫士，以黄布裹头至足，画虎豹头，虎皮斑文。王公大臣驷马见之，皆辟易；宫监亦却立呆看。查东西洋无此军服，惟中国戏场有之。项城入京城，以此示威，可谓妙想。

又云：

怒马锋车孰敢当，舍人奔避入朝房。

偏言海外真天子，内监谰言亦太狂<sup>①</sup>。

世凯时以直督入覲，其气焰固非以伯相领北洋二十余年之李鸿章可比矣。王文韶、瞿鸿禨均非素善世凯者，鸿禨尤不满之，宜有“暗暗心忧”之态。又云：

革命青年遍匿踪，督辕兵到逞威风。

天街逮捕无人管，都在袁家掌握中<sup>②</sup>。

亦见声势之盛。

科举之停，之洞与世凯意见最同，主张甚力。大为反对者所讥，尤以过河拆桥病之洞。文韶为持反对之议者，以顽固见斥于时论，而朝士亦颇称其持正焉。《琐记》云：

天下英雄入网罗，二臣焉得请停科。

应交内外臣工议，王相年高远识多<sup>③</sup>。

此所谓挑过节也。

---

① 原注：西苑当值下班，项城卫士驱逐行人。山人与徐博泉奔入朝房，行道者摇首曰：“太凶猛。”有一魁梧内监，高声嚷于道曰：“难道袁某非海外天子耶？”无人与辩。京中岂海外之比？况在宫门口，何得如此？此即清室禅位之影响，洪宪天子之先声。

② 原注：丙午年春夏，袁世凯派兵入京城逮捕革党。官民惊愕，不敢过问，恐其反噬以为通党也；人人皆知指鹿为马，试行其术。而太后方向用，亲贵与交欢，百官噤不敢言，于是辈下亦归袁掌握中。

③ 原注：历代制科，所以网罗英雄也。袁世凯与张南皮请停科，王相曰：“国家大典，应交内外臣工议，岂能由工臣请停。”南皮闻之，到王相宅谢疏忽之咎。

## 张之洞轶事

之洞之起居无节，见于劾疏。其著于诸家记载者，不一而足。猴精转世之说，亦与此有关。《归里清谭》云：

传说张文襄公香涛系猴精转世。蜀地山上有洞，洞中蓄老猴，百余年矣。文襄父仕蜀，偕夫人游山，夫人欲观此猴，老和尚答言：“久不出洞，不必观。”夫人强之，乃舁出。猴向夫人坐化，遂生文襄。少嗜枣栗，读书过目不忘……性喜睡，亦易醒；宴客时，所邀多僚属；一馔甫上，则已坐睡；片刻睡醒，馔已冰。僚属又不便先尝，故一馔重温者数次。是与猴性无异。

之洞既起居无节，颇异恒人，传者遂故神其说，而有猴精转世之附会耳。之洞名有一“洞”字，香涛之“涛”复与“桃”同音，由洞与桃，均可联想而及于猴。传说之起，当亦因此也。又如《天徒》所记云：

张文襄起居无节，能历久不眠。然无论何地何时，皆可酣睡，左右不敢惊之也。一日，学政往谒。文襄见之，数语方始，而文襄鼾声起矣。学政不能谈，又不敢辞，止于花厅者数时，文襄乃醒；然学政固门弟子，不敢怒也。某日，文襄报谒巡抚（时巡抚尚未裁）。主人延入，鸣炮启门，请轿进内，乃停舆。文襄不出，揭帘视之，则又在舆中遽然入梦矣。主人急以围屏障之，而衣冠以待，随来之员弁皆鹄立而待，不敢离；舆止于二堂者六时，文襄方觉。振衣而起，剧谈良

久而出。主人及侍从皆饥倦不堪，而文襄自若也。甲午移署南洋大臣。时黄公度在美洲，文襄以有要务待商，急电促之归；赴宁趋谒，三月不得见，盖文襄忘之久矣。公度愠而返沪。未三日，文襄始询及，更以电召之。公度复赴宁，又待至半月始得见。有某观察者，体弱，值冬日传见，趋往，坐于官厅者竟夕，饥寒交迫；归而大病，几至不起。首府某太守者，每值辕召，必襆被备食而往，曰：“吾不蹈某观察之覆辙也。”

《官场现形记》以之洞为背景，写“八座荒唐起居无节”之“贾制台”，洵与此宛肖矣。《天徒》又云：

某部郎僦值枢廷，以京察外放鄂省遗缺知府，性素憨直，进谒不时见，知其素习，则纵步直入。巡捕阻之。部郎与之哄，大言曰：“寝馈之行，人性皆同。各有所事，何能久伺？见则见，不见则已。官门召对，且有定时。乌有疆臣不以礼待僚属，而骄纵如此乎？”文襄闻之，急出见慰藉之。亦竟无他。

盖总督虽尊，而抬出皇帝老子，则不能不动色而为之折。《俟微录》云：

道咸间，某公督两广，凡属员入见，跪拜之顷，某常倚卧胡床，不为礼。适某大令以部曹改捐知县，指省粤东，将谒督宪。或告以某公傲状，某大令不信曰：“天下安有此理。”或固言之。大令曰：“吾当以满汉席一桌赌输赢，何如？”大令入谒，则某公翘一足倚胡床，果如人言。既忿且惭，阴念前所博既输去，当思所以劫之起立。因垂手谨白曰：“卑职

顷自京来，有面回事。”某公意必有要津传语事，不觉起坐，听所言。大令曰：“无他，只是敢问大人在京陛见皇上时，皇上举止何如？”某公闻言，惊悚久之。自是骄态稍戢。

是亦以皇帝折总督者。盖之洞此习，正由总制兼圻，觉天高皇帝远，而故作偃蹇，以示惟我独尊之态，岂尽天性使然？当其衰年入相，逐日召对，何未闻鼾声起于天颜咫尺之际乎？当筵而睡之事，之洞且尝施诸世凯。癸卯《新民丛报》云：

得京友函，袁至南京，与张商议一切。袁行之日，张伐之。酒及半，张遽睡熟，久未醒；袁不及待而行。张醒后，急命排队请袁回。袁欲不返，幕僚劝之行。比至，重张宴谢罪，劝饮而别。夫张之待袁，为敬乎？为慢乎？以南洋大臣款北洋大臣之重客，而居然睡熟，则其慢之意可知也。张何为而慢袁？张任粤督时，袁仅一同知。袁以后辈突居上游，张自负老辈，或隐然示之以老督抚之派乎？旋继之以优礼，其玩弄袁之状，袁其能终忍之乎？

此种做品，殆亦之洞见轻于世凯之一因。其后袁势日盛，之洞相形见绌。迨同居枢府，权力亦迥不侔。之洞署门联曰：“皇王有道青春好，门馆无私白日闲。”盖于世凯有微词焉。锡良庚子以湘藩司勤王，过武昌谒之洞，之洞亦宴之而坐睡，则在彼固不足异，以良尚为属吏，且系其抚晋时所赏拔，由知县荐起者，更可故作偃蹇也。（俞廉三挽之洞联所谓“守令秉节者五人”，良亦其一。）

尝闻汪君建斋言，光绪帝弥留时，令小内侍传片纸至军机处，盖致之洞之手谕也。文曰：“立溥伟为嗣皇帝。”众大惊失色。

之洞徐曰：“乱命！乱命！”且言且以手团搓之，竟置靴筒中，事遂寝。据云此说闻诸清宫某氏。若然，是之洞负帝者屡矣。（西后议立溥仪，以载沣摄政，之洞力赞之，众无异词。独世续以宜立长君为言，意亦在溥伟。虽格不行，而当时伟确亦一有望之人也。）至置皇帝手谕于靴中，稽之于古，亦尝有其事。史称宋徽宗患众羌扇结，命王厚安抚洮西，合兵十万讨之，并以童贯监其军。适禁中火，徽宗下手札驿，止贯兵毋西。贯发视，遽纳靴中。厚问故，贯曰：“上趣成功耳。”遂行，卒大捷，拔湟州。贯奄阉竖耳，此节却可取，颇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气概也。之洞事视之，固不伦已。

## 刚毅

刚毅为翻译生员出身，官刑部司员。杨乃武、崇厚两案均与其事，由是知名。以郎中外简广东惠潮嘉道，巡抚裕宽与不相得，调补雷琼道以远之。未之任，骤迁直隶按察使，盖西后赏识有素也。迨由江苏巡抚内调侍郎，授军机大臣，眷遇日隆矣。光绪帝戊戌锐意变法，以四卿参与新政，隐夺军机大臣之权。刚毅以协揆值枢廷，甚不自安。张荫桓方为帝所倚任，且与康有为善，拟薪其为解于新党。（荫桓，粤人，刚毅历官广东巡抚司道，故与有旧。）谋之于友人某，某谓：“彼辈行自毙耳，君乌可折节耶？”乃止。以起家不由科第，故有不学之诮。然文理固尚通顺，世传其种种笑柄，如以追奔逐北为追奔逐比，瘠毙为瘦毙，称孔子为孔中堂，皆恶之者甚其词，不足信也。与翁同龢同在军机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时，私交颇不恶，且拜同穌之门，执弟子礼甚恭云。荣禄、刚毅同受西后殊眷，久齐名，而二人实水火。

## 骆 成 骧

骆成骧为诸生时，与射洪谢泰来，同肄业成都尊经书院。均苦贫，每以膏火寄家用，而勉忍穷愁。一日，泰来慨然书一联之上句曰：“至穷无非讨口。”“讨口”，川中方言谓乞食也。嘱成骧对之。成骧乃书“不死总要出头”作对。后成骧掇大魁，官至山西提学使，泰来亦于甲午捷乡试，以知县官陕西。成骧家开肉铺，比状元报至，乃歇业。谚者谓放下屠刀。成骧晚年在成都办一国文专门学校，课以四书五经等，从学者殊不多。川中高级将领，慕状元之名，颇有执贽称弟子者，暇则请其讲经书。时蜀省耆旧有五老七贤之目，廖平、赵熙、宋育仁等为五老，望最高。成骧亚之，七贤之一也。成都华西大学为教会所办，尝邀平讲演。忽于讲座洩便，听众大惊诧，中有外国妇女，尤骇避不遑。因谓有神经病焉。近闻卧疾颇久，已成瘫痪，年七十余矣。（数年前尚纳一幼妾。）

## 宗 妨

清末停“捐官”之制，各种未完手续限期结束，于是缴款者蜂拥而来。度支部骤获大宗收入，而堂司循旧例应分之此项“饭银”遂亦极多。（“饭银”为所谓“办公饭食银两”之简称，随正项



为多寡。)宣统某年(约在庚戌),将俵分,核计数目,堂官人可得银数万两,丞参人一二万两,司员分等给与,最少者亦数百两。一时部中喜气充溢矣。分配大致定局,右丞傅兰泰以数目过巨,恐骇听闻,谓:“现在似可先分一半,余留明年再分,以免招摇太甚,致滋物议。”旋丞参上堂,(司员上堂回公事,例不设坐,堂官亦起立与语。迨设丞参,体制盖介于堂司之间,不便如司员之立谈,乃特置腰圆形桌一,堂官离位与丞参围坐谈话。至京察过堂时,亦为丞参设公案于堂,惟不与堂官公案并列,而位于左旁依序面右而坐而已。)议及此事。傅兰泰即主本年暂分一半。尚书载泽顾左丞陈宗炳曰:“君意以为何如?”宗炳曰:“此本陋规。在昔京官清苦,取此犹有可说。今堂司已有津贴,若再依旧习,分此巨款,如物论何?”傅兰泰曰:“某所以主张将半数留至明年,亦正以为数太大,恐致人言。”宗炳曰:“如其知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并谓:“现当厉行清理财政之时,本部处处以祛除积弊绳人,若仍俵分此款,殊足贻人口实。某意本部宜自占地步,以保威信。此款实不可动。”载泽默然,左右侍郎绍英、陈邦瑞亦无语。遂姑置不议,改谈他事。既退,宗炳即呼曰:“叫金科!”(部中书吏分金科、仓科,金科司银,仓科司米,户部旧制也。)金科书吏至,宗炳命速办堂谕一件,将此项饭银归入大库。移时呈稿,宗炳为修改数语,曰:“此稿明日‘画堂’。”(画堂为部中习用之简语,谓请堂官画稿也。)翌日,丞参上堂,谈他事毕,宗炳即持堂谕稿请于载泽曰:“昨日所议之事,已办具堂谕,请即阅画!”载泽颇不怡,而宗炳所持理由甚正,无以难之,遂即书“交”。(堂官画稿之例,奏稿书“奏”,诸牍书“行”,堂谕则书“交”。)正堂既画,左右